

诗、画、戏剧、电影及新浪潮

[法] 让·科克多^① [美] 威廉·费斐尔德
钱林森 蔡宏宁 译

美国作家、批评家威廉·费斐尔德(William Fifield, 1916—1987), 曾于上世纪 50 年代末、60 年代初, 对法国著名诗人、法兰西院士让·科克多(Jean Cocteau, 1889—1963) 进行了多次采访, 并于 1973 年整理出版了访谈集《让·科克多谈让·科克多》, 本文系法、美两位作家当年交流对话的文字。让·科克多是法国 20 世纪文坛多才多艺的文学家和艺术家, 在小说、诗歌、绘画、戏剧和电影等方面都有不凡的建树, 他在这篇访谈中, 结合自己的艺术实践, 谈到了文艺创作中模仿与创造、传统与新潮、精英追求与大众品位, 以及艺术与天才、与时代、与群众等若干跨文化、跨学科的话题, 涉及到前辈大师伏尔泰、卢梭、歌德、尼采、兰波、司汤达和同辈艺术家普鲁斯特、毕加索、纪德、绿蒂等的评说和独特认识, 对当今中国读者也不失新鲜现实的启迪意义。本文选译自皮埃尔·蔡泽尔格编注《让·科克多二十八自画像》(Jean Cocteau, 28 *autoportraits*, *écrits e dessinés 1928—1963*, réunis et présentés par Pierre Caizergues, 'Editions 'Ecriture, 2003), 巴黎文字出版社, 2003 年版, 原文题为“自画像”(Un *autoportrait*), 译文题目为译者所加, 该书由译本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。

——钱林森, 2005 年 8 月于南京大学

^① *Un autoportrait*, William Fifield, 9 juin 1962.

威廉·费斐尔德: 我发现, 您最受公众喜爱的作品, 除了《诗人之血》, 恐怕都是些最客观冷静的作品。

让·科克多: 《可怕的孩子》或《可怕的父母》。因为, 我……和凡·高一齐, 他画了一幅朱阿夫兵画像, 这幅画不是一名朱阿夫兵……反军国主义的人不能说: “我不想看这个凡·高的朱阿夫兵, 因为我是反军国主义者。”您明白我的意思吗? 所以, 很显然, 我不过是在《可怕的父母》里画了一幅街头刷的画像, 一幅大众刷的画像, 不是吗? 在《可怕的孩子》里, 我画了一幅小说刷的画像。不是一部小说, 而是一幅小说的画像。所以, 这部戏有人喜欢, 有人接受不了。

现在, 我不再怀疑, 在我写《可怕的孩子》的时候, 有一部分少男少女就像小说中人物一样地生活。出版时, 我把书交给出版商贝尔纳·格拉塞, 对他说: “我写了一本书, 关于四五个人物。”这本书的巨大成功要归功于我当时并不知道, 很多少男少女就像我书中的人物一样生活在封闭的瓦罐中。让人恐惧的是, 书中人物的美丽在于他们不观察, 他们看不到自己。如果以一种孤独的方式生活, 人就无法再为了最终回到群体生活而单独生活。

——在您的一生中, 您几乎接触了所有艺术类型。您排戏、拍电影、写小说……您认为, 那种类型您倾入最多自我?

——啊, 您提了一个很敏感的问题……人们总以为我有一把安格尔的提琴。其实, 根本没有安格尔的提琴。诗随心所欲, 以各种方式表达。可以通过一次旅行, 也可以在科学领域中。总之, 我常常听从象斯特拉文斯基、毕加索这样的人的建议。斯特拉文斯基说: “必须在枕头上换个位置, 这个地方已经热了。”必须在枕头上找到凉快的位置。因此, 我也常常改变表达方式, 让机器稍作休息。机器已经沾满了油污, 疲劳运作, 我必须让它安静地休息, 改用另一台机器。不过, 我从未将不同艺术类型掺和在一起。排戏的时候, 我不写作; 写诗的时候, 不会去拍电影; 写剧本的时候, 不会写诗或改编电影。我从不掺和不同类型。因此, 我有时间悠闲创作。总是有时间。关键是, 必须准确。我认为, 这个时代的一大不幸, 就是不准确。我觉得, 一旦决定做一件事, 那么就去! 要去! 就是瞬间内完成, 也